

箭向远方

■刘小玲

九月,又是开学的季节。
 每当上学放学的时间,看着路上来来往往穿着校服的孩子,心中不经意会掠过一丝涟漪。甚至很多次经过孩子学校附近的十字路口时,我仍会不自觉地走在右转车道,转过去才察觉行为的可笑:回家是直走,孩子都毕业了,还右转去学校干嘛!
 朝夕相处的日日监护,时时不忘的费心倾注,苦口婆心的牢骚叮嘱,这一路走了很久很久。曾经总是感觉岁月那么漫长,但当这一天真的到来、并且远走之后,我突然就觉得,那些陪伴的岁月,转眼间已成了从此只可回忆的昨天。
 昨天的战鼓不是还在体艺馆的上空声声飘扬吗?昨天的呐喊声不是还在天堂山顶冲破云霄吗?昨天的同学们不是还在教室里静悄悄地做着练习吗?昨天的家长不是还每天往着教学楼拎着保温饭盒,轮流送着后勤备需吗?怎么转眼,曾经奋斗过一千多个日日夜夜的学校就成了母校,曾经生活十八年的小城就成了家乡,曾经朝夕相处的同学就散落八方。
 高中的三年,是孩子拼搏的三年,也是每个家庭全身心投入共同奋战的一段时光。每天再忙,到那个点一定是要回去做饭的;每天再晚,到那个点一定是要准时去接人的;每天再累,家校群里布置的任务也是一定要想方设法完成的。如今,孩子已经坐在属于她自己的大学教室里。家长终于解放了,终于不用每天考虑是土豆烧排骨还是青椒焖土鸡了,终于不用迎着风雨早起晚归了,终于不用为了成绩的起伏而黯然神伤了,终于没有事情牵牵绊绊了。
 是的,轻松了,然而又开始失落了。每天晚上,孩子那个房间的台灯,深夜里不再点亮;每次一圈一圈地逛着菜市场,需要买的只不过就两样;周末走过街头某家小店,看到某样东西,不由自主地会喃喃自语这是孩子最喜爱的风格和味道;以前每晚都要散步到校门口接人,如今她爸每次走过校门口,转了几圈又转了回来,少了在校门口与三三两两的家长拉家常,就连小城的花边新闻也少听说了许多。
 微信里的高三班级家校交流群依然处于置顶,只是不再每天滴滴的响。新加的几个家长群想热闹却热闹不起来,因为孩子有了自己的新同学群,界线明确,才不跟你们混聊。家长都守在各自的老家,天高地远,能知道个啥?无非就是凭着学校公众号发布的一些宣传文章,臆想着孩子在新的大学会是何模样;或者在群里杞人忧天学习是否跟得上,生活是否会习惯。偶尔的一张小孩透露的照片,都要议论半天,就像发现新大陆一样。
 纪伯伦说,你的孩子其实不是你的孩子。你以为你送到学校离开时还担心一个新环境适应情况会困扰到孩子,其实这只是你放不下的一厢情意。这不,别人早就说了,离不开的不是孩子,而是父母。
 你是弓,儿女是从你那里射出的箭。只有射得又快又远的箭,才是好箭。知道迟早是要放手的,只是真正放手时,心头还是会闪过那么一丝丝忧伤。就像当年父母对自己一样。
 “去吧,进去吧。”今年疫情之下送学的简单告别多像一个预演:孩子进校了,家长打道回府。在校园的围墙边,我看见很多家长在目送孩子刷卡进校后,转过身就一把一把地抹起了眼泪。曾经的高中校园进进去去那样熟悉,而因疫情的原因,不管千里万里而来,都不能入校,送到门口,任务就结束了。
 我们也把孩子送到大学校门口,任务就结束了。但是,只要是来自那里的消息,甚至那个城市的消息,都会感到无比的亲切,都会觉得是热点。因为孩子的停留,从此,目光有了更远的驻足之处。那个陌生的城市也开始逐渐熟悉起来,偶尔望见的一点灯光,便温暖了每一个留守老家的父母胸膛。



1962 年的那条狗(闪小说)

■郭广华

空气里震荡着两种响亮的声音——我摔到地上的声音,“小黑”凄惨的哀号声。
 “小黑”是条小狗,很小,半月前才从城里姑妈家抱来的。
 看着身下再也醒不过来的小黑,我顿时傻了眼。稍一停顿后,我头脑清静下来。首先,我万分小心地摸到竹篮里的馒头,三下五除二把它咽到肚里。接下来就是处理“小黑”的尸体了。
 我用带尖儿的木棍,在院里老槐树下土质松软处刨了个小坑,然后把“小黑”填埋在里面。
 傍晚时分,爸爸妈妈回来了。不见

乐守荆林

■胡 雄

的屋场密密麻麻不规则地布局在两旁,有条件好的、也有条件次一点的,总体上和谐共生、共建共享、同享老天爷的恩赐。
 尽管磕磕碰碰在这里时不时上演,家长里短也时有发生,但没有发生过大的自然灾害。顶多遇到干旱、发大水,碰到这些年份,大家也只是坐在门口唉声叹气,因为靠天吃饭,没有外援,也想不出其他办法!
 父辈在田里寻找发展的空间、开发生活的资源、打造希望的明天,精耕细作,埋头苦干,把田间地头收拾得像绣花枕头一样——种水稻、种花生、种蔬菜,养猪、养鸡、养鱼,“十八般武艺”各显神通。特别是到了“双抢”,大家与时间赛跑、与高温战斗,不分昼夜,那火热的劳动场面,比现在的项目场景不晓得热闹好多倍!

了小黑,便询问我怎么回事,我支支吾吾说没看到。他俩又看到竹篮里的馒头不见了,更是生气,便对我一阵猛揍。
 第二天,爸爸发现了老槐树下的翻土痕迹,便逼问我怎么回事。我不得不说了实话。爸爸没再打我,只是说了句:“不知珍惜食物的败家子!”
 爸爸小心翼翼地用手扒出小黑的尸体,然后拔毛,剥皮,把小得可怜的“小黑”放到一大锅水里煮起来。
 我清晰地记得,那锅狗肉汤我们全家喝了整整一星期。
 那是 1962 年。
 那年,我 7 岁。

荆林,是我出生、成长,又割舍不断的小村庄。不管在县志地图上,还是在现代网络上,几乎寻不到他的文字,觅不到其踪迹。这不仅仅因为它是村一级单元,更多的是因为它足够地普通平凡,像静水般默默无闻,但绝对清澈见底!
 它坐落在常宁柏坊的一个边陲,不沿江,但沿边,跟田尾接壤,同乌此交界。从桐梓坪蓝铺曾家路口进去,经石岩山、毛亭子、建议茶场,走十里路就可到了。
 村里有三千多口人,并村之前是常宁人口数量最多的村,有 40 来个生产队。但面积也大,我在那生活少说也有 20 多个年头,好些地方只是从父辈口里听过。
 荆林人多地大,并不意味着地大物博,同样也算不上人杰地灵。只能说它还能适应农耕文化的生存,能提供一些生活物资的需要。村里有两条垌,“祥湖垌”“金星垌”一南一北,蜿蜒而来,大小不等

金钱山(外一首)

■陈学阳

地下无金,山上无钱
 只肩披碧玉一样湿漉漉的绿叶
 这里栖憩着下凡的钱公钱母
 他们临水清居,不网罗世间珍宝

掌管天上财富,却不屑金钱
 他们厌弃佩玉戴银,厌倦富丽堂皇
 爱上了山间的草木、空气、落霞
 还有长空雁阵,来水闪动的银粼

孔明惊美泊岸,霞客向慕夜宿
 金钱山的容颜,情怯艳山的飞燕
 魔幻地装进诗囊,漂行远方

金紫滩

出身泥土,深处底层
 任凭滚滚来水,无穷地淘炼千年万年
 伤口痊愈成棱角,脊骨渐渐变韧变硬

惟想在杲杲金秋
 沉默地显露洁亮的身子
 让阳光公正的慧眼洞见
 识成熠熠的紫金

最深情的花儿

■汤红霞

我家阳台上种满了各式各样的绿植和花儿,起初我都叫不出名字,只有先生一人在打理。渐渐地,我开始跟着他一起给花草浇浇水。
 那些在阳光下微风中盛放的生命,像有磁性一样吸引着我靠近。而这些大大小小的争艳,唯有太阳花是一直被我忽略的。不曾想到,如今它却成了我心目中最深情美好的花。
 太阳花的枝叶真的太不起眼了,茎不粗,叶子很多,但狭长细小。有太阳的时候还算精神,一根根立着,在没有太阳的时候偷懒似的蔫蔫地趴着,看起来杂乱无章。我在我眼里,路边任意一种野草都比它有生命力。
 是第一朵太阳花的盛开,彻底颠覆了我对太阳花的认知。那是一朵粉白相间的花儿,形似芙蓉,只是比芙蓉花要小,显得更清秀也更低调。花瓣错落有致、层层叠叠,从每一片花瓣的根部延伸而出的粉色,犹如在白色丝绸上写意地挥洒了几笔粉墨。从粉到白的过渡,那么自然,那么不露声色。
 我从“嫌弃”太阳花到深深地喜欢上太阳花。因为喜欢,就会去了解。我问过度娘才知道太阳花别名龙须牡丹、午时花、半支莲、松叶牡丹、大

花马齿苋、麻紫菜花……它居然有这么多的名字,但我还是喜欢“太阳花”这个名字,它最能体现太阳花的特征。
 我终于知道为什么太阳花总是会无精打采了,太阳花喜欢温暖的环境,见到阳光花才会开,没有阳光时花瓣便收敛闭合。太阳花是不会低头的,就像是一个知书达礼的大家闺秀,即使有心事,依然会保持矜持端庄的姿态。
 更让我惊喜的是,太阳花并不是只有我看到的这一种。太阳花的品种很多,花瓣有单瓣复瓣之分,颜色更是五彩缤纷,绯红、大红、深红、紫红、雪青、淡黄、深黄……似乎我能想象到的颜色它都有。这个原产南美巴西、阿根廷等地的娇小谦虚的花儿,它的身影在我国已经是随处可见。
 关于太阳花有几种版本的传说,但是也有说这些传说里所指的太阳花是另外一种花——向日葵。向日葵也是向阳而生,这一大一小的两种花,其实都有着一样的花语,那就是光明、热烈、忠诚、积极。不管有没有美丽的传说点缀,太阳花只管深情地绽放着,不曾辜负每一个有阳光的日子。
 我期待着阳台上的太阳花,开出一片如瀑布的模样。能够看到太阳花盛开的样子,就一定是沐浴在阳光下了。花儿入眼,阳光入心,如此甚好。